

丘治伟 Zhi Wei Hiu  
碎影投矛 *Slivered Wake, A Cast Lance*

2025年6月6日-7月5日

RAINRAIN荣幸呈现新加坡华裔艺术家丘治伟在纽约的首次个展「碎影投矛」(*Slivered Wake, A Cast Lance*)。艺术家以传统摄影技术为根基,将暗房与金工技艺相结合,构建出一种重组性的复合形态。在这一全新创作系列中,丘治伟将摄影视为一个汇聚图像表面、记忆和化学变化的实践场域。贯穿整个展览,图像生成成为了一个探讨观看、记录与回忆所遗留痕迹的感知空间。

「碎影投矛」蕴含着结果和动作的双重性:既指一道光影的痕迹,也暗示一种灼热、穿透性的姿态。这两种力量在整个展览中相互交织回响。

艺术家将原本用于“图像复制”的暗房器材,例如放大机和显影罐,与其个人生活中的记传性物件并置:被海水淹过的腕表、艺术家叔叔拍摄的旧照片,以及M16A1步枪的击针。这些材料以某种特定方式组合在一起,令人联想到中国民间信仰中用于供奉和祭祀物件的结构。

由此,丘治伟打开了一种新的栖居于扭曲、消散和混淆之间的观看路径,一组全新的视觉关系就此显现。在部分作品中,由青铜和铜电枢支撑的框架从墙面探出,其形式让人想起新加坡街头随处可见的神龛。每件作品都隐藏着若干图像,观者无法从正面看清,只能通过框与墙之间的负形空间,借助反射窥见其中的图像。

丘治伟将感光表面从记录具象图像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转而通过化学处理和银尖笔绘图的方式,将其转化为镜面与“再写图层”。展览空间中散布着一些未曝光银盐明胶玻璃底片,这种材料可追溯至20世纪初。底片经过特殊处理,加速了“银镜现象”——即未曝光的银颗粒浮至表面,呈现出轻微的金属光泽;同时,湿度也悄然扭曲并拉伸了明胶层,使每一件作品都处于微妙而持续的变化状态中。

展览中唯一的具象图像来自艺术家的叔叔于1980年代在柬埔寨拍摄的宗教遗址。艺术家对这些照片进行了二次拍摄,并特意突出底片上的霉斑痕迹。这些图像的状态恰恰映射出这些遗址在当下的境况——二者皆是介于保存与消逝之间的文化遗产的物质承载体。她将这些圣物盒般结构的形式特征(庄严且依赖图像符码传达意义)与自己的暗房工艺建立关联,后者在作品表面留下制作与物质构成的痕迹。

丘治伟的作品唤出一种关于摄影可见性边界的感知与重新审视的体验:知识、记忆与物质在此交织,摄影行为也不再只是再现现实,而成为一种召唤与唤起。

丘治伟(Zhi Wei Hiu, 生于1992年,新加坡)2016年毕业于纽约新学院,获得摄影纯艺术学士学位。她的近期展览包括:Jack Barrett画廊的《Industrial Dry》(策展人Francesca Altamura)、Salma Sarriedine画廊的《Sin Fatigue》,以及在Putty's Coronation画廊的《If Silt Saw A Window, When A Wave Flared Blue》(与Max Popov合作)。丘治伟现生活和 works 于纽约。

如有疑问,请联系 [hello@rainraingallery.com](mailto:hello@rainraingallery.com)。  
展览随笔由 Destiny Be 撰写,详见下一页。

介质的碎片，固定于精致的纸张之上，从它的表面浮现出一张照片，是时间的一缕细丝，是所谓现实的一道幽影，被银质勾勒、安置在平面之上，穿透你我的维度。

照片，曾是历史的证明，这一张银质的精微平面，为曾经存在的事物留据。一种封存——时间以永恒之框困住分子，它的轮廓是曾经存在过的证明，倏忽而过之物留下一个空洞。当某物被拍摄瞬间，它是否也随之“死去”？曾经之物，已不复在。不，这并非死亡，而是一种“压模”——一种定格，一种瞬间成像。

历史的身体有着无形的重量，驱动我们身体的本质是无形的，而记忆没有实体。更多的真理，存在于感知之外——那里不受实质与暗影的边界所限。

我们是否能用除了光之外的手段来拍摄？如果我们做出尝试，那照片将是一片黑暗。真理蕴藏于全然的黑暗之中，与之相对的不是光，而是“可知性”。

我们能否打造一台相机，捕捉那些驱动自然与时间的力量？我们搜集那些早已经被拆解、用作他途的老旧零件。它们如幽灵的残肢，被注入欲望，通过另一种感官，另一种物质的转译方式，去捕捉不可见之物。一个佯动，一缕幻影悄然入镜。那是一种错觉的邀请，一种通向虚妄视角的引诱。

我们的装置是一个停顿点，位于光、声音和物质投射的交汇处。它打断持续的嗡鸣，裂开一道缝隙，传来光、风与声音的低语，搅动分子，让它们走向命定的封存。

穿过一条由镜面构成的走廊，那里充满喧哗的再现——在反射的交缝间，得以窥见更为真实的图像。我们试图捕捉的，是一段早已破碎、斑驳的脉动。一粒铁锈的分子，比任何一个像素都更为诚实。我们试图捕捉的本质，神圣得无法被直视，原始得早已与我们血肉相连。

我们是谁，我们所见，我们试图拍下的，是那些发光秽物的残渣，是那些声音——在它从“未知”出走，跨越屏障进入“可感”的领域时所留下的摩擦的回音。

我们是否太过傲慢，竟妄图捕捉这样的形象？再多的照片也无法重现“她”。这与索求神明存于世间的凡人一样愚蠢。万物之和让人类的构想也相形见绌，在以无限细微的速率闪过的每一个瞬间，它吞噬并揭示着自己——慢到足以留下痕迹。

也许我们唯一能大胆尝试的，是拍下我们自己。不仅是我们血脉的相传，更是我们意识的闪烁。一种我们只能借由脑顶叶意识勾勒出来的内在图像。彻底的不在场，让黑暗之轮廓得以显现其形。

Destiny Be撰文